

银 心 藏 月

记录中国二〇〇八

李增瑞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銘心歲月

记录中国二〇〇八

李增瑞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铭心岁月:记录 2008/李增瑞著.—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176-327-3

I. 铭…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5426 号

书名:铭心岁月

作者:李增瑞

出版发行: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100089)

(发行部电话:010-68795350,68471803)

印刷: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1/16

字数:320 千字

印张:19.5

印数:1-2000

版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CONTENTS 目录



汶川地震目击

- 亲历汶川地震大救援/2
山崩地裂显忠诚/152
废墟上的优秀答卷/162

抗击冰雪综述

- 书写在冰天雪地上的忠诚/172

北京奥运走笔

- 激情中国/190
超越梦想她在飞/204
为了祖国的荣誉/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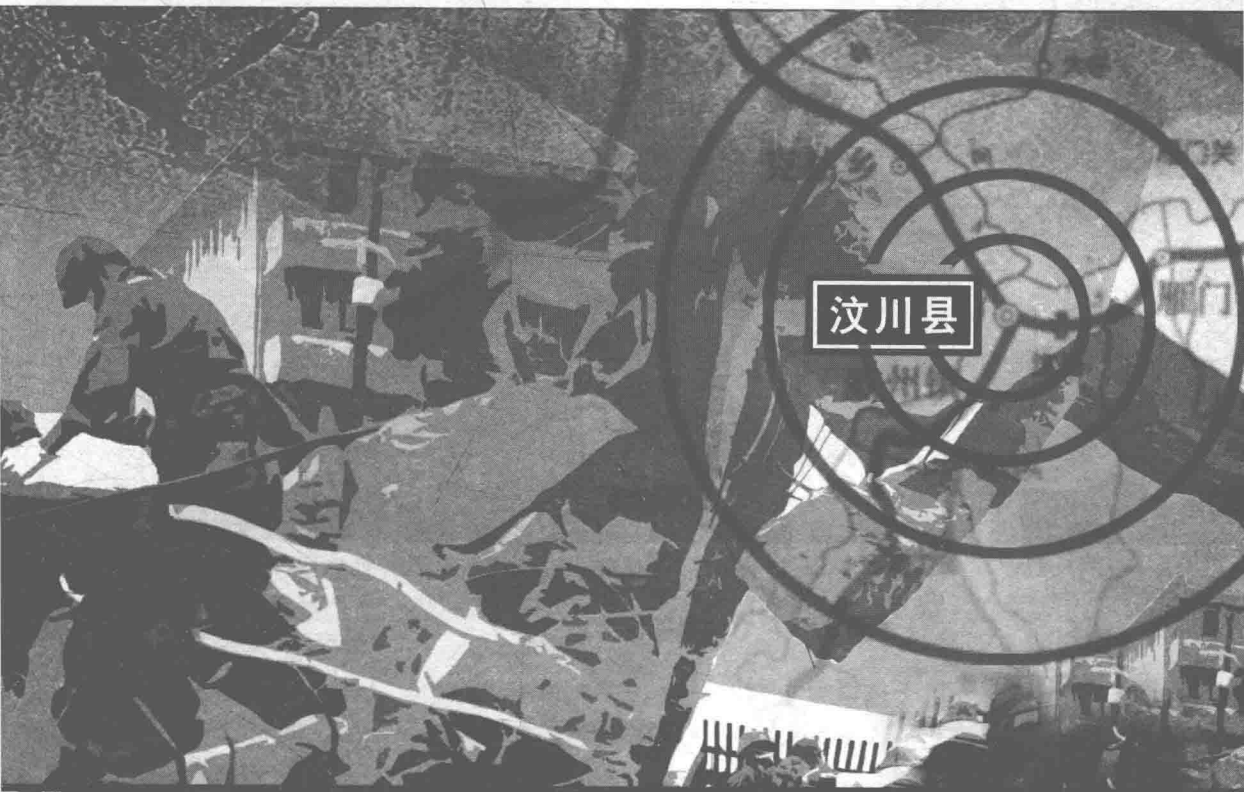
日常工作报道

- 高举旗帜跟党走/224
滚滚热流涌警营/232
拨动第五根琴弦/244
六百里铁路我的家/254
恰似春风荡警营/262
雄心阔步创一流/266
用新思维打造人才新方阵/272
小支部的大思考/286
杏林长大一棵树/292

第1部分

汶川地震目击

汶川县





亲历汶川地震大救援

汶川大地震发生转眼过去近一年的时间了。置身于北京这座车水马龙，具有现代生活气息和蓬勃生命力的大都市里；生活在这拥有我心仪工作、安逸住所和挚爱亲朋的温馨家居之地，我的心却一直纷乱如麻，难以平定。眼前不断闪现的是汶川、北川、都江堰、绵竹那一片片、一堆堆压得我胸闷、牵得我心痛废墟，耳边不断响起的是那一堆堆废墟下的微弱求救声。

我知道所有这些我无法摆脱，无法忘记。起码在很短时间里我无法像从前一样与朋友面对面坐在那里谈笑风生，甚至不愿向任何人谈起我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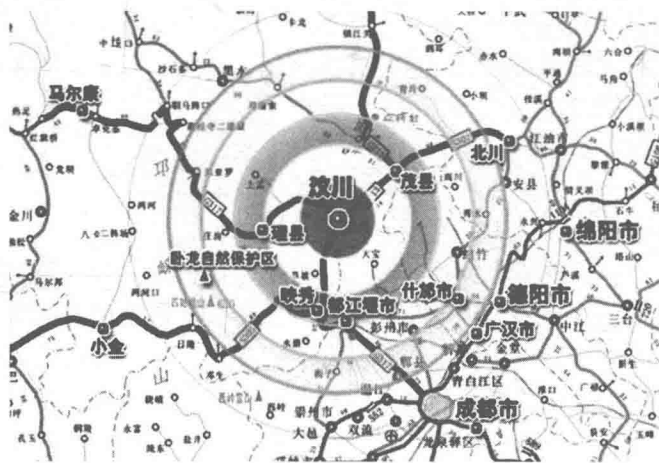
经历的灾区往事。因为每次谈起，都会再次挑痛我原本脆弱的神经，都会再次在我的心灵之上蒙上阴霾，都会再次让我脑海里浮现那一幕幕实在不忍入目的惨烈与悲壮。

然而，我又清楚地知道，在大自然作孽之后的那一片片废墟上，我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悲伤和眼泪。这里的每一片残垣都记忆着不朽的姓名，每一堆瓦砾都浸染着英雄的鲜血，每一方断壁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汶川大地震”，不只是记录灾难见证悲伤的专用词，它以无限 GB 的内存，拷贝了中华民族和衷共济、众志成城、战天斗地的感人场景和动人故事。它成为了中国人民在大灾大难面前坚强不屈的象征，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崛起壮大的精神内核。

最大的悲恸不是号啕，而是无人能够倾听的号啕；最大的不幸不是沦陷，而是无人援手的沦陷。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震动了所有国人的心，灾难面前，中华儿女释放出了最美丽的人性光辉。这种光辉体现在一切为了人民，视人民的生命财产高于一切的理念；体现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体现在先人后己、舍小家顾大家的高尚情怀。这种光辉是战胜灾难的最强有力的号召，全国人民都为闪烁在灾难中的人性光辉所感动，都热切关注着灾难中的同胞们，都伸出了自己的援手。“我们在一起”，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

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大家庭，我们心心相连，我们并肩而立。“苍天空无又何妨，我并非独自一人。”那足以让我们掬一捧热泪的，正是法国诗人艾吕亚指出的，人类作为共同体的特质，那就是守望相助，心意相连，那就是我们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希望。

地震震垮了我们的家园，却动摇不了我





们的意志和理性，灾区人民灾难面前的坚韧和镇静让我敬佩。他们虽然饱受了地震发生后的灾难，但他们绝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灾民。

汶川大地震应该成为我们不能忘却的记忆，汶川大地震不应该成为我们一生不愈的痛。正是基于此种意念，我静心集思，记录下了曾经经历的灾区往事。

风雨兼程赴灾区

2008年5月12日，这是一个黑色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世人震惊而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的14时28分，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灾难降临到四川盆地西北方向的几个毗邻小城。这个中国古代大禹治水的故乡，眨眼间街道撕裂、房屋倒塌，成千上万个来不及呼救的生命被埋在废墟之中。

那一刻，道路中断、通讯中断、电力中断；那一刻，大街上不见了从前的街坊乡亲，摇篮里不见了待哺的婴儿；那一刻，办公室里没有了人来人往，教室里没有了琅琅读书声；那一刻，每一个人的脸上乌云密布，涕泪横流；那一刻，满眼是倾颓的楼宇和惊魂的人群；那一刻，无数孩子在水泥和天花板构成的黑暗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那一刻，无数恋人在废墟和瓦砾之下，杜鹃啼血般呼唤着彼此的名字；那一刻，无数幸免于难的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发疯般地用滴血的双手扒开砖瓦碎石，援救自己的至亲；那一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黑色

气息，幽灵般回荡在破碎的山河和大地上空，数以万计的亡灵从那座分开阴阳的桥上挥手告别人世，如无声雨水渗入泥土……

汶川告急！北川告急！都江堰告急！绵竹告急！发自灾区的强烈生命呼唤，牵动着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心。为了成千上万埋在废墟里的艰难呼吸不因时间拖延而中断，心急火燎的救援大军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向灾区。

或许正忙于工作的我过于专注，汶川大地震震波带给北京的震感我竟丝毫没有感觉，听到地震发生的信息时已是傍晚。成都的朋友 22 时给我打来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从电话中告诉我这次地震





的破坏性之大前所未有的。出于记者的第一敏感，我意识到自己肯定要上一线了。果然，13日早晨刚上班，报社便紧急召开社务会，决定成立由刘立献副社长为组长，我与社内其他3位编辑为成员的抗震救灾前线报道组，立即赶赴灾区采访。

任务紧急，来不得半点迟疑。我们一行5人连基本的生活用具和换洗衣服都来不及准备，便急火火地向国际机场赶，连购买机票都是在车上联系。当时，由于震后的成都双流机场不同程度受损，加之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飞机云集，导致双流机场等待接纳的飞机排成长队。这样一来，我们预订的航班根本无法确定时间，我们甚至有了在机场过夜等待的准备。不知是运气好，还是我们那次航班都是中外记者的缘故，原定13时起飞的飞机到14时30分就开始登机了，在这种特殊时期，这个等待的时间远远少于我们想象的等待时间。

17时30分，飞机在淅淅沥沥的细雨中降落到成都双流机场。此时，武警四川总队的接迎车已在接机口等待我们，他们执意让我们先到总队招待所住下，隔日早饭后再去一线。但心急如焚的刘立献副社长执意不肯，而大家也坚持不作停留，决意连夜冒雨去重灾区。带车的武警四川总队政治部郑秘书无奈向总队留守领导汇报后，带我们向都江堰奔去。

武警四川总队前指和四川省联指设在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市，这个地方距离震中汶川最近，也是这次大地震损失最为严重的几个市县之一。由于其他灾区交通中断，都江

堰成为展开救援最早、先期投入兵力最多的地方。

犹如我们急切的心情，吉普车打着双闪灯疾驰在成渝高速公路上。一个小时后，车子驶进了都江堰市区，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但见昏暗的道路两旁到处是残破的断墙和倒塌的房屋，一项项临时搭建的塑料帐篷在风雨中摇曳，里面挤满了相互依偎取暖的难民。

街上一片嘈杂，南来北往的寻亲队伍在片片废墟边发出凄厉呼唤，四面八方赶来救援的大军喊叫着展开救援工作，街上的汽车、三轮车、自行车也因暂时失去交通管制而拥挤在一起。

大雨一直在下，由于通信联络不畅，加之场地混乱，我们在雨水中奔波了一个多小时，竟找不到四川总队的前指。此时雨水已将我们全身淋透，皮鞋早已变成了水靴。

尽管是夏季，但悲凉心境下的我们还是禁不住瑟瑟发抖。没有人问你从哪里来，没有人问你到哪里去，雨水中穿行的人们来去匆匆，每一个人的神情里都写满焦灼。蹚着浑浑的积水，踏着厚厚的烂泥，我们在人群里来回穿行，打听武警四川总队前指的位置。经历过无数人向我们歉意摇头的情景后，终于在市体育中心附近的一处工地上找到了武警四





川总队前指。

所谓前指，也只不过是一台综合指挥车，狭小的空间里挤满了忙碌的官兵，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5人不能一起进入，只好由刘立献副社长进去协调，我们4人站在雨水中等待。

在简单的接头之后，我们得知，四川总队的领导已分头在北川、什邡、都江堰等灾区设立前沿指挥所，在都江堰市坐镇指挥的是总队副参谋长刘国荣。从12日18时30分开始，该总队所属的成都指挥学院、成都支队和直属支队的2000多名官兵，已经在都江堰市受损严重的4所学校、1所医院和5个居民点战斗了近30个小时，抢救出了1996名伤员，挖出了807具遇难者遗体。

在指挥所简单地了解了一些情况后，我们把行包寄存在指挥所，就急忙冒雨赶往救灾现场。在都江堰市新建小学，我们看到一栋4层高的教学楼变成一堆废墟，官兵们用双手不时从破瓦乱石中扒出一具具儿童尸体。雨水、汗水、血水，还有官兵们的泪水融合在一起，大粒大粒地滴落在废墟上。早已哭干眼泪的学生家长们眼巴巴地等待在雨水里，期望着奇迹发生，他们大都在那里站了30多个小时，没有吃喝，没有睡眠，只有不止的眼泪和焦急的等待。

离开新建小学，我们又来到另一个抢险现场——都江堰市中医院，只见10层高的住院楼已夷为平地。灾情发生后，成都指挥学院师生第一时间赶到这里救援。近30个小时过去了，大家没一人合一会儿眼，饿了吃一点随身携带的干粮，渴了喝一口水壶里的凉水，坚持在废墟上救人。

回到指挥车上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了。鉴于当时救援任务主要分南北两个方向，刘立献副社长决定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他带一位文字和一位摄影记者返回成都，了解总部指挥所指挥全局救援的情况，我及军事后勤编辑室编辑刘凤桥则留在都江堰，将于第二天凌晨随武警四川总队 1500 名官兵徒步向 50 公里外的汶川县映秀镇进发。

从成都往北进入阿坝州，必经汶川县，汶川因此成为阿坝州的“南大门”，而映秀镇又是汶川的“南大门”。让阿坝人自豪的是，全国 6 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中，阿坝独中三元——九寨沟、黄龙和卧龙。这一路的美景如世外桃源，映秀镇就坐落在世外桃源里。

当 5 月 12 日的灾难降临时，1 万余人的映秀镇毫无提防。大地震摧毁了这个镇的所有房屋，也摧毁了映秀镇通往外界的一切公路，没水、没电、没通讯信号，她成了一座孤岛。

地震过去 30 个小时了，前往映秀镇救援的人员只有几十人的小分队在大雨和余震中徒步到达映秀，大批的部队和救援设备被挡在山外。

时间越来越紧迫，不容迟疑，国务院救灾领导小组立即决定派大批部队翻山越岭，徒步进入映秀镇等灾区救援。恰逢其时，我和我的同事刘凤桥也成为了其中一员。这也成了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次艰难而危险的旅行。





翻山越岭入映秀

离京前已预想到这次采访任务的艰难，可是当我们真正置身于灾区时，才知道这里的情况比我们的预想要糟糕得多。到达都江堰后的 10 多个小时里，我们经历了没吃没喝无住处和淋雨的艰辛，一夜不眠之后，艰难的跋涉之路已等在了我们面前。

5 月 14 日早晨 6 时，天刚蒙蒙亮，挺进映秀的救援部队便浩浩荡荡出发了。映秀镇位于龙门山、邛来山两大山系的皱褶中，穿镇而过的岷江和二河把它分割成了一个袖珍版的“小武汉”。如果没有那一次次余震、一截截断桥、一处处泥石流、一辆辆被砸扁的汽车、一块块不时滚落的巨石，前往映秀的行进，一定是一次新奇而刺激的旅行。然而，因为里氏 8.0 级的大地震，突进映秀的跋涉变成了一种穿越生死的考验，这种考验，我平生遇到的还是第一次。

我们跟随的队伍是武警四川总队成都支队政委李丕金带领的，由成都支队、遂宁支队、成都指挥学院 1500 名官兵及学员组成的救援大军。这些部队已经在都江堰市连轴战斗了两天一夜，尽管十分疲惫，但仍然士气高昂，一路上口号震天。

一路上的艰险简直令人难以想象。首先挡在我们面前的是海拔 1000 多米的马鞍山，一条泥泞的羊肠小道蜿蜒在陡峭山腰上，断树和滚石横在道路中间，官兵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越往前走路况越差，



山崩地裂的恐怖景象随处可见，巨大的山石砸烂了一处处路面和一座座桥梁，又宽又深的裂缝密布路途，稍不小心，行人的脚就会陷入其中。得知部队要进山，不少地方群众过来劝阻，他们深知此路的险峻。一位地方干部还搬出了数据：“大地震发生后，这条峡谷平均每天有 15 至 20 个逃命的人坠崖摔死或者被滚石砸入岷江。”

“为了尽快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要闯！”看着官兵如此执著，群众们自动闪开一条路，以满含敬意的目光送部队远去。

行进途中，余震接连不断，地震发生后，仅可感知的余震就有上万次，它对官兵的生命是一大威胁。部队行至紫坪铺友谊村时，一次较大的余震突然袭来，随着空中轰隆隆的几声巨响，山体猛烈震动，几块巨大的山石从山上滚落下来，其中一块砸在了停放在路边的一辆黑色小轿车上，车体转眼被压成了“煎饼”。当时，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站在那里好长时间都回不过神来。但随着一路上如此险情接连不断，也就很快有了习以为常的感觉。在行进过程中，我们随处可见被山石砸烂的大小车辆，不少扭曲的车体中挤压着蜷曲的司机和搭乘人员。

我们就在一个个触目惊心的镜头中一路前行，而前方的路一步比一步艰难。过紫坪铺不远，途中有群众告知，曾家沟到曹家沟桥 100 米的路段是飞石区，山石滚落十分密集，行人不能集中通过，前后必须间隔 10 分钟。果然如此，就在部队穿越这条险路时，飞落的石头将路过此地的两名妇女当场砸死。

在距离映秀镇还有 5 公里处，部队遇上了两公里长的一段险路。严格地说，这里并没有路，所谓的路，就是官兵用一双双大脚在泥石流上踩出来的泥泞小道。如果不是亲历，我们绝对不会想象到有这样危险。有的战士私下议论，如果不是抢险救灾，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走这样的路，这可是夺命的路啊，太危险了！我相信这话是发自内心的。

这是一条怎样的路啊！头顶是一眼望不到顶的高山陡崖，而山体随





时都可能坍塌，山石不时滚落；脚下是刚刚落下的泥石流，一踩一滑；数丈之下，则是浑浊的岷江水，肆虐奔腾。如果稍不留神，脚下踩空和踩滑，就会跌入滚滚的岷江。大家行进间屏住呼吸，小心翼翼通过，几千人的大军，竟然鸭雀无声，大家甚至对头顶上的直升机产生厌烦情绪，生怕它盘旋而过把头顶上的石头震落。大家都知道，在这样一条路上行走的人，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但大家还是义无反顾，英勇顽强地一步步向前攀爬。因为大家心中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早一秒赶到灾区，早一点抢救掩埋在废墟中的群众。

指向震中映秀的目标，与我们同行的有不少前往震中寻找亲人的百姓。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艰难跋涉，因为通信不畅，他们得不到亲人的消息，只能靠自己的双脚去缩短与亲人的距离，而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结果，他们都不敢去想。

而在这条危险遍布的狭窄道路上，从相反方向走来的是数之不尽的灾民，这是悲凉而无奈的生命迁徙。他们有的扶老携幼，有的肩背手抬着受伤的亲人，一步步艰难地向山外走。大地震震垮了他们的房屋，夺去了他们亲人的生命，而且没有了粮食没有了水没有了电没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条件，中断的交通又使大量救援物资运不进来，他们已实

在生存不下去，只好向山外逃命。他们看起来疲惫不堪，可从他们的脸上，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一种不屈于挫折和灾难的倔强与自强。

张其成，一位憨厚实诚的山民，他杵着一根树枝，拖着自己的伤腿，和妻子神色疲惫地走上了紫坪铺大坝，后面跟着一条脏兮兮的小狗。他们走了十几个小时才走到这里。17岁的儿子和母亲在地震中死亡，他和妻子哭干眼泪送走亲人后，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逃离“死亡映秀”。

与张其成命运相似的灾民比比皆是。他们或是自发，或是在红十字会等救援机构的组织下，一步一步从大山里走出来，向都江堰、成都等地进发。

在一段险路上，我们遇到了一对夫妇，他们轮流背着自己17岁儿子的遗体艰难往外走，我们不忍心询问他们名姓是谁，只从他们伤心的絮叨中知道他们的儿子是漩口中学的学生，学业十分优秀，而且今年面临高考，考上重点大学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可这个曾经被他们视为骄傲，给予他们热切期望的懂事儿子就这样被地震无

